



【浮世绘】

银光闪闪

□雪樱

傍晚时分，她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外面回来。进了家门片刻，又返身出来，一条牧羊犬先蹿了出来。“等急了吧？就知道你憋得慌。”她有气无力地说。她是父母的同事，我喊她“章姨”，年过六旬的她显得比同龄人苍老很多。她刚给老伴上坟回来，有人随口问：“你怎么不让闺女陪着一块去？”她连忙摆摆手，蹲下身来抚摸狗狗的脑袋，答道：“都忙、都忙，自己去清净。今天清明，人多，我在山上坐了一下午，和那口子说说话，孩子守在跟前反而不自在，说话也不方便。”对方点点头。她又补充说：“去一次回来就难受好些日子，可是不去心里更难受。”

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年夏天，我还能下地走路，出入总看到她和老伴摇着蒲扇在室外乘凉，旁边就是麻将桌，“呼啦呼啦”作响。男人耷拉着头，脸色蜡黄，那个时候应该就查出病来了。一转眼他去世十多年了。

章姨是个勤快人，在家闲不住。大女儿刚怀上二胎，常住娘家；小女儿还没结婚，做市场经理，整天出差，把这只狗的吃喝拉撒都交给了她。在外面干活时，中午回来，章姨简单啃几口面包，也绝不能耽误遛狗这件事。她身体不是很好，经常心脏不舒服，闺女让她住院，她说最烦进医院大门，没病也被吓出病来。去年，好久没见章姨，原来她病了，打了好多天吊瓶。我断断续续地听说，她八月十五回娘家，正好老爹过生日，老爹让她在自愿放弃房产和财产文书上签字、按手印，意思是将来留给她两个弟弟。她犹犹豫豫地签了字、按了手印，忍住没有流泪，回来后就病倒了，心里堵得慌。女儿轮番劝她，说一次她哭一次，哭一次伤心一次。后来，她彻底想明白了，逢人便说：“人活着就得想开点儿，争来争去两败俱伤，不如自己身体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强！”大病初愈后，小女儿与她约定好了，每半个月带她出去吃顿大餐，每年休假带她坐飞机出去旅游。“孩子长大了，我就老了，该好好享

福了，看来我没白养活她俩。”章姨说话时眉毛舒展开来，是喜不自胜，也是知足常乐。

下午三点，经常会听到洪亮的歌声，一会儿“洪湖水呀浪打浪”，一会儿“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”。周一一下午放学，有个孩子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上楼。“是谁在唱歌呀？”他停下脚步，打开楼道里的大窗户，踮着脚尖，望见对过楼房阳台上站着一位奶奶。“奶奶，你唱得真好听！”或许是隔着太远，她没有听到。不久，阳台上又多了一位老奶奶，面容慈祥，衣装素洁，戴着一副黑框老花镜，眼镜腿上缠着白胶布。她们看样子不像一家人啊，我心里有些纳闷。邻居告诉我，那位唱歌的奶奶是保姆，年过七旬；那位戴眼镜的老奶奶是主人，八十有八。她们每天过得很快活。我不禁莞尔，这不就是新型养老“老老组合”吗？

人老了，身边离不开人，年龄小的老人住家照顾年龄大的老人，这不失为养老的权宜之策。她们的生活作息很有规律，早饭后一起外出买菜，午休后一起出来散步，有时候老奶奶下午在家读报，奶奶自己出来溜达溜达，或者就在家里阳台上站一会儿，唱唱歌，旁若无人的样子。有人问她怎么那么大嗓门，她笑得合不拢嘴，露出大黄牙板，说：“她耳朵背，声音小了听不见！”大家哈哈一笑，她的脸上泛起红晕，有些害羞。老奶奶是离休干部，老伴去世十几年了，她一直独居，吃穿用度很节俭，连买菜也挑最便宜的。自从这个奶奶来了，她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。每逢周末，奶奶回家休息两天，老奶奶午后站在阳台上四处张望，那头被岁月挑染过的白发在阳光下泛起银光点点，孤独，又动人。

那天上午，我去银行办理信息更新。等候区坐满了人，柜台前有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办理业务，旁边竖着她的小推车，车上载着新鲜的蔬菜。三分钟、五分钟过去了，她纹丝不动；又过去五分钟，她还在原地，用大拇指蘸一下唾沫，不慌不忙地一

【有所思】

追忆我娘

□孙垂青

娘得的是心肌梗塞，走得太突然了。

3月8日下午，我正在上课，家兄打电话来说，娘病重住院，希望我马上回去。我立即驱车从济南往潍坊赶。一路马不停蹄，下午六点赶到了医院。此时，娘在病床上疼得厉害，妹妹在床边侍奉着娘喝水，兄弟几个和侄子在旁边很严肃的样子，我立刻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。我握住了娘的手，娘看到我焦急的样子，只是说了句胸口窝有些疼。我知道她是想安慰我，但她痛苦紧闭的双眼，没有掩藏住她的疼痛。

从医生那里了解到，我娘的病情很严重，如果度过七天的危险期，可以给她的心脏放个支架，但是也要有个心理准备。我脑子里忽然一阵空白，不知道怎么做了，只能跑到床前，陪着娘想跟她说说话，希望分散一下她的注意力，减轻她的痛苦。然而娘不愿意多说一句话。我和妹妹坐在床边，只能默默在心里为她祈祷。深夜十二点，我发现娘呼吸困难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医生摇了摇头，试探着建议把娘送重症监护室，但又说于事无补……这真是人生最痛苦的时刻啊。接近十二点半，我们兄妹三人在娘的床前，看着她停止了呼吸。

娘走了，享年78岁。她似乎没有了牵挂，但却留给我很多很多的遗憾。

人都说，有娘在的人生便不孤单。现在我娘走了，我的心完全空了，感觉什么都没有了。远在外地的孩子如同娘手里的风筝，现在这根线突然断了……我想，那些跟我一样失去父母，特别是失去娘亲的人，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。

十一年前父亲去世后，娘大多数时间待在老家。我偶尔带娘来济南住一段时间，但由于娘晕车厉害，兄弟们不愿意让她再受这个罪，来的次数比较少。直到后来我自己有了车，接送她才方便了。第一次坐我的车，娘竟然没有晕车。之后她想来的时候，我就去接她过来住一段时间；她想回老家去，我就送她回去。最近两年，娘腿脚不便，上下楼都很吃力，几次我想背着她，都被拒绝了。我知道娘一生要强，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，对子女也是。当时我想，将来一定换个带电梯的房子，让我娘上下楼方便。现在，房子还没有住进去，娘走了……

娘喜欢喝红茶。每次我有空，就会陪她坐下来一起泡茶，边喝边聊天。娘多次跟我聊起来，孙女和孙子还在上学，外孙和外孙女也还小，她非常期盼着他们尽快成人。现在，娘走了，我橱子里为她留的红茶成了摆设，她的牵挂至今没有实现。

我娘用她的温暖、坚韧、执着和宽容，为我们支撑起一个完整的家。从我记事时起，我就感觉到我娘的不易和了不起。

娘出生于1944年三月初三。她从来没有上过一天的学，虽说明目不识丁，娘硬是凭借自己的聪明

才智，学会了应对生活中的一切困难。

我小时候，父亲是一名织布工，经常外出打工。我娘则和男劳力一样下地务农挣工分，下工回到家里洗洗涮涮、刷锅做饭、喂养鸡鹅猪兔，从来不得闲。由于娘的精打细算和辛勤劳作，我们家从来没有过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饥荒。即便当年粮食不怎么宽裕，娘也会摘一些野菜或者地瓜叶等，变着法儿地给我们全家蒸干粮。

等我们兄妹三个上了小学，放学回家后也要去野外割草，回来帮着喂兔子喂猪，但娘总是要求我们写完作业后再吃饭。至今我仍然记得被母亲重复了多次的那句话：“只要你们好好学习，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供你们上学。”

我小学阶段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很好。每到年底带回家奖状，娘都没有说一句表扬我的话，但从她那翻来覆去仔细端详奖状的眼神里，我看出了她的欣慰。后来上了初中，成绩不怎么突出了，娘也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。那年参加潍坊市初中英语竞赛得了全市第一名，得到了市、县、乡和村里的各种奖励，娘仍然没有说一句表扬的话。这就是我娘，她不善言谈，也不喜形于色，但她心里非常明白，知道自己的儿子会有出息的。

后来上了县一中，我知道自己的家庭条件，从来不舍得买个肉火烧吃。娘每次在我过大周末回家时，总给我烙好了煎饼，炒一份疙瘩咸菜让我带回学校。第一次高考失利，没有听到我娘的一声抱怨，反而鼓励我再考一年。她说她没有文化，希望我考个师范，将来做个老师。最终我果然考上了大学，当上了老师，圆了我娘的梦想。

这就是我娘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。她的坚韧和隐忍，让我知道了一个道理：人生必须不断上进，一切才会有希望。

我这些年当老师的过程中，感觉很多教育理念就是受到娘对我的影响。记得我小时候有家具坏了，我娘自己肯定会修理，但她还是鼓励我去尝试，最后的成功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舞。这也是促进我后来学业不断进取的原动力。

随着娘年龄的增加，特别是在我父亲过世之后，我们兄妹三人很少让娘再那么劳累了。但娘依然任劳任怨、不辞辛劳，尽可能地做些家务，而且她那种默默付出、宽容善良的精神在影响着周围的人，左邻右舍的老人们都愿意跟她相处。她一手带大的孙辈对她的感情和受她的影响之大，更是能从生活琐事中看得出来，而孩子们也总是争着抢着要孝敬她。

最近这些天，我们兄妹一遍遍地回忆娘生前的点点滴滴，总是扼腕叹息。父母在，我们还有来处；父母不在，生命只剩归途。娘啊，儿子没法不想你！